

【地区与国别政治】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媒体

赵 梅

【摘 要】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既博弈又相互依赖的传统格局被打破。特朗普与主流媒体之间的持续对抗,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反映。特朗普代表的是左和右的民粹主义,美国主流媒体代表都市知识精英,后者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理念和价值观,但在高度政治化、精英化、都市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他们把政治立场和利润置于真相之上,从而削弱了其监督作用和公信力。假新闻的泛滥,也对美国主流媒体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美国媒体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自身、新闻传播方式和民众获取信息渠道均呈现多样化。传统主流媒体依然是了解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渠道,但数字媒体、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美国媒体的新变化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关注那些位于美国中西部“锈带”的“沉默的大多数”,从而更加全面和准确地了解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态。

【关 键 词】地区与国别研究;美国;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数字媒体;特朗普;假新闻

【作者简介】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20)。

【原文出处】《国际政治研究》(京),2018.4.37~67

在美国,媒体素有“看门狗”(watchdog)之称,意即代表公众利益通过舆论对政府进行监督,因而又被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权力”(the Fourth Estate 或 the Fourth Power),受《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在多数研究者看来,美国的主流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真实的美国。然而,“特朗普现象”引发了研究者对美国政治制度、社会政策及媒体作用的重新思考。

所谓“特朗普现象”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理解。从狭义上讲,“特朗普现象”指毫无从政经验、口无遮拦、政策激进的特朗普,在2016年出人意料地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从广义上讲,“特朗普现象”不仅指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出人意料的结果,还包括特朗普执政后的“推特”治国,推行“美国优先”的强硬的内外政策。从媒体角度看,2016年至今,美国媒体生态更是乱象环生。在2016年大选中,美国传

统主流媒体一面倒地认为特朗普不可能胜选;在选举后,执政的特朗普公开与美国主流媒体为敌,说它们是“人民公敌”,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为代表主流传统媒体则进行激烈批评。这种美国总统与主流媒体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与媒体间“小骂大帮忙”的既对立又共生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上述现象颠覆了人们对美国政治制度与社会的固有印象,也由此引发了对美国媒体及其作用的重新思考。

针对上述现象,本文拟以近一个世纪前李普曼在他的《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的有关“公众”和“舆论”观点及他与杜威的争论作为起点,根据美国多家民调机构所做的相关调查数据并结合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对美国媒体的发展现状、业界自律和政府监管,特朗普与美国主流媒体的持续对抗及其社会原

因,以及数字化时代主流媒体所面临挑战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李普曼与杜威的争论

考察美国媒体,要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①及他的《公众舆论》一书说起。该书是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自1922年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新闻传播领域的权威地位。李普曼在书中提出的“公众”和“舆论”,至今依然是考察今日美国媒体的两个重要视角。该书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其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描述,卓有成效地梳理了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例如,舆论从哪里来?它是怎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公众舆论的含义是什么?它是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李普曼对偏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首次在新闻史上对公众舆论及其传播进行全景式论述,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普曼以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小岛上的故事作为《公众舆论》的开篇:故事发生在1914年,大洋中有一个岛屿,岛上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不通电缆,英国邮轮每60天来一次。到了9月,邮轮还没来。岛上的居民谈论的话题仍是最后那期报纸报道的即将对卡约夫人枪杀加斯东·卡尔梅特案进行审判的消息。因此,9月中旬邮轮到来的那一天,岛上的居民急切地涌到码头,想听那位船长说说这个案子的判决。但船长告诉他们的却是,在过去六个星期以来,英国人、法国人为了尊严,正在同德国人作战。然而,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六个星期里,这些岛民仍像朋友一样相处,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敌人。

李普曼从这个故事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即人们并非直接认识他们所在的世界,而是根据脑中的图像来认识这个世界。每个人与他所在的世界之间存在一个“假环境”(pseudo-environment)。当他采取行动时,并非是对真实的世界,而是对自己所构

建的“假环境”做出回应。李普曼在书中说,其实岛民的处境与大多数欧洲人的处境并无太大不同。他们弄错了六个星期,欧洲大陆的人们可能只弄错了六天或六个小时。但是,的确有一段时间间隔。在这段间隔时间里,每个人仍然在适应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环境。

李普曼的结论是:由于对新闻赋予重任,并对一般公众自我管理的能力有错误的期待,社会依然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舆论。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李普曼寄望于科学,他认为可以由不偏不倚的专家发现和阐述事实,然后尽其所能,支持政府机构做出决策。他认为,政治权利必须从信息贫乏的民众中收回,投资在公共政策分析精英和政治领袖的手中。^②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的续篇《幻影公众》中对“公众”和“舆论”的关系及定义做了进一步解读。他认为,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甚至可以编造出来的,而公众只是一个幻影,在时间、精力和信息都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普通公众对于政治事务茫然,妨碍了公众理性对政治事务进行解读和处理。他把公众比喻为坐在剧院后排的盲哑观众,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表现的麻木而茫然。他主张精英政治,认为应该把理政的重担交给有素养的专业人士,李普曼将这一做法称为“打楔子”。他认为:“楔子已经打入,打楔子的不仅是工业领袖和那些必须寻求帮助的政治家,还有市政研究所、立法参考文献图书馆、法人、工会和公益事业的专门院外活动集团,……还有诸如《国会要闻》这类的出版物,以及普通教育公会这样的基金会。它们并不是都在那里力求不偏不倚。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它们都开始证明,在公民感人和他所处的大环境之间必须插入某种形式的专门知识。”^③

李普曼的观点引发很多讨论。杜威在1927年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两本书中的核心观点做出回应。关于《公众舆论》开篇的故事,他认为,问题出在这群岛上居民所阅读的新闻,来自远方的欧洲一个根本不认识他们的报纸编辑的产品,因此,无需对岛上居民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做任何在地化加工;换个角度看,岛上居民虽然同处一岛,但缺乏共同感,骨子里他们还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不同的身份认同,使他们无法以所居住的岛的共同观点看待遥远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事实。杜威认为,公众不是幻影,而是真实存在;虽然庞大的社会造成了人与人的疏离,导致民主基础衰落,但治疗方案应该是更加民主。当理性“公众”出现时,民主就会产生。^④

李普曼和杜威在“公众”和“舆论”问题上的看法各异,体现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在民主问题上的区别。李普曼带有较为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态度,他所提出的解决之道是精英治国;杜威较为乐观和理想主义。他强调参与和交流的重要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认为舆论和民主产生于交流和互动之中。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的那个太平洋小岛的故事,提出了观察美国媒体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即谁的舆论?(Whose opinion)谁是公众?(Who is public)下文运用李普曼的分析视角,从“舆论”和“公众”两个方面,探讨特朗普时代美国媒体的发展现状、社会环境,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二、美国媒体发展与监管

如果以1704年北美殖民地诞生的第一份报纸《波士顿通讯》(Boston New-Letter)为开端,美国媒体迄今已走过了三百多年的历程。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美国逐渐形成了如今世界上最完备的、影响巨大、形式多样的新闻传播体系。报纸曾经是美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随着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美国媒体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数字媒体、社交媒体的用户逐渐超过纸媒。美国的新闻媒体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主流媒体先后制定自律条款,国会也通过相继立法,对媒体进行监督和制约,以防止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被滥用。

中美学界对美国媒体的发展历程、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

究。自2004年至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美国新闻媒体年度报告,详细阐述当年美国的新闻媒体状况,包括美国媒体的传播方式,美国报刊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状况,以及美国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的变化。在2018年的皮尤所做的《新闻媒体状况:美国新闻媒体工业关键部分的数据和趋势》中写道:“媒体有时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但在美国,它还是一门生意——它服务公众的能力有赖于它吸引人们眼球和美元的能力。”^⑤

国内学界有学者对于美国媒体的发展概况和特点等进行过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⑥,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就美国媒体的蓬勃发展状况、主导的理念及其监管等几方面进行论述。

(一)蓬勃发展的美国媒体

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抵达北美普利茅茨,但是近一百年后,直到1704年,新英格兰诞生了北美第一份报纸——约翰·坎贝尔的《波士顿通讯》。约翰·坎贝尔是英王任命的波士顿邮政局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向其他殖民地的特派员提供信息,以通讯的形式发出。1704年4月24日,《波士顿通讯》印制出来,这是北美殖民地第一份真正连续出版的美国报纸,坎贝尔集发行人、编辑和邮政局长为一身。报纸所刊登的消息,只是将伦敦已隔数周的报纸做些编辑加工后发表。虽然《波士顿通讯》没有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但由此拉开了北美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的新闻传播的序幕。

美国如今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传媒系统。美国媒体涵盖了所有主要的形式,包括电视、广播、电影、报纸、杂志和互联网。大多数媒体都从属于商业化的媒体公司。这些公司依靠广告、订阅以及出售版权盈利。目前,美国媒体集中、垄断的趋势还在持续,造就了大量国际性的传媒巨头,如美国三大传媒公司迪士尼、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

1. 报纸杂志。报纸在美国历史悠久,也曾经是美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然而,随着广播、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近年来,报纸的订阅量大幅下降。尽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

《华盛顿邮报》在全美多数大城市发行,但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报纸。综合性的《纽约时报》是自由派媒体的旗舰,而以商业、金融报道为主的《华尔街日报》和倾向于报道美国国内政治的《华盛顿邮报》略为保守。1982年创刊的《今日美国》曾经试图将其打造成一张全国性的报纸。该报虽有逾百万销量,却大多关注娱乐、体育等领域的话题,其影响不及三大报。

几乎每个主要的大都市区都发行当地报纸。通常一个大城市可以同时并存两张综合性日报,以及不计其数的小型专业性报纸(如娱乐报、体育报等)。在美国,绝大多数媒体都是私营的,它们要么属于大型的报业集团,如甘乃特报团就拥有几十家美国报社;要么从属于小型的报业连锁机构;要么则是从属于某个家族或个人。最后一种情况目前已经非常罕见了。

美国的杂志业非常发达,杂志的类型和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主要杂志在美国任何一座大城市的报摊上都可以买到。绝大多数杂志社都隶属于某个大型媒体公司或这些媒体公司在本地的下属企业。美国有三大主流新闻类周刊,分别是《时代》《新闻周刊》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此外,美国还有很多专业的学术类杂志,由特定的组织发行,受众也较有针对性。例如,专门给计算机专业人士读的《ACM通讯》和专门给法律界人士读的《美国律师协会期刊》等。

在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下,近年来,美国报纸杂志销量在逐年下降。据统计,美国日报的数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骤减。晚报的数量几乎降至1970年的一半。1950年,全美共有1722张日报,其中70%是晚报。然而到了2000年,日报的数量仅剩1480份,其中晚报的数量为766,仅占日报总数的一半。^①

2. 电视和广播。美国的电视和广播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管理下运行的。上百家地方和地区广播和电视台组成美国公共传媒系统。全美的地方电视台有几千家,其中绝大多数分别从属于五大全国电视网。传统的三大电视网包括全国广播公司(NBC)、

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近些年两大电视网崛起,分别是福克斯广播公司(Fox)与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及华纳兄弟(Warner Bros.)共同出资的哥伦比亚华纳兄弟联合电视网(The CW Television Network, CW)。另外,美国还有一个非营利性、靠政府津贴、在美国民间进行筹款活动,与接受私人基金捐赠方式生存的公共电视网(PBS)。除上述的这些无线电视网之外,美国还有很多有线电视频道。这些频道不靠广告盈利,其主要收入来源是收视费。其中实力雄厚的有两家,分别是家庭影院频道(HBO)和有线电视新闻网。

美国最主要的公共广播系统有三家,分别是创办于1970年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1967年创办的美国公共媒体(American Public Media, APM)和1983年创办的国际公共广播(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 PRI)。这三家广播系统录制节目,经由上百家地方电台播出。此外,美国还有一些著名广播电台,如纽约公共电台(WNYC)、芝加哥公共电台(WBEZ),录制全国性的新闻、评论及娱乐节目。纽约公共电台是纽约地区最早的广播电台,1924年开播,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820 AM”是美国纽约公共电台最为著名的电台栏目,注重节目内容的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和公共性,以及节目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以全国性的新闻资讯和富有文化色彩的节目而闻名。

3. 互联网及新媒体。互联网的诞生为美国媒体传播信息提供了新的手段。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拥有自己的网站。一些媒体网站上的信息是完全免费的,而有一些媒体则只免费开放一部分。2014年是美国媒体急剧变化的一年,手机和在线视频等数字媒体的广告收入大幅上涨,网上购物飙升,社交媒体成为新闻消费的首选平台。网络新闻有两类,一类是纸媒或广播节目的电子版,被称为“遗产新闻”(Legacy News),还有一类是诞生在网络中的新闻,被称为“土著数字新闻直销”(Digital-native News Outlets)。皮尤在2018年6月所做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成年人当中,十位中有九人通过手机或电脑获

取新闻。“土著数字直销”中,约86%提供官方苹果手机应用,71%播放博客,63%允许读者发表评论。^⑧

社交媒体正在成为美国人获取新闻的一个重要渠道。在美国影响使用较多的社交媒体主要有:“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包含Google+youtube)、“推特”(Twitter)。据统计,2016年,62%的美国成年人从社交媒体中获取新闻,2012年这一数字为49%。其中,2/3“脸书”用户从“脸书”获取新闻,59%的“推特”用户从“推特”获取新闻,7/10的红迪网(Reddit)用户从该网获取新闻,31%的汤博乐(Tumblr)用户从获取新闻。^⑨2012年至今,皮尤对美国社交媒体的发展状况进行持续跟踪研究。2018年3月的调查结果显示,约2/3(68%)的美国成年人为“脸书”用户,其中约3/4的人每天登陆“脸书”,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绝大多数美国人使用“脸书”。研究还显示,“脸书”和“优图”(YouTube)在美国社交媒体中居主导地位。与此同时,18至24岁的年轻人倾向于使用多样化的社交媒体平台,如“快聊”(Snapchat)、“推特”(Twitter)和“照片墙”(Instagram)。^⑩

(二)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新闻理念和精英化倾向

美国的主流媒体是以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为主导的,这与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美国的政治思想源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美国承袭的是源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洛克的“天赋人权”和有关政府的起源、范围和目的学说已广为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摆脱殖民统治和整个美国历史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在《20世纪的美国》中谈到美国源自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她写道,尽管在美国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分,保守主义倾向于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干预,多一些规章制度,但“这两种思潮归根到底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事实上,美国最激进的改良没有拖出自由主义的框架。”^⑪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谈到了洛克学说对北美独立战争的影响。“北美殖民者显然毫不费力地领悟和接受了洛克

的理论,并在不久的将来将其付诸实践。殖民者不仅熟悉洛克理论的英国背景,而且他们已在殖民地开始了社会契约的实践。”^⑫

美国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精英主义特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精英主义传统进行过深入探讨。他认为,“虽然立国者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他们同时又反复强调理性在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指导作用,强调智慧有德之士管理公共事务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一直在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上自觉地维护这种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英主义文化传统。”^⑬

美国传统主流媒体鲜明地体现出美国政治文化的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这两大特征。

美国的新闻理念(News Value)是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其核心理念是:(1)独立的媒体,不受政府、商业利益甚至公众干扰;(2)为公众知情权服务;(3)探求和反映真相;(4)客观公正地报道。^⑭由此,媒体肩负着多重社会责任,它既是鼓励民众就公共事务进行多元化讨论的公共论坛,也是反对权力滥用的“看门狗”和鼓励民众了解和参与政治进程的动员者。在美国,媒体绝大部分是私营的,独立于政府和权力是大多数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理念。美联社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美联社新闻理念和原则宣言》详尽阐述了美联社的新闻理念。该宣言写道:“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美联社的男性和女性们有幸带给世界真相。他们达到一个新高度,克服了巨大的障碍,当然,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以确保所报道的新闻迅速、准确和诚实。我们的努力赢得了信任:越来越多的人从美联社而不是其他来源获取新闻。在21世纪,新闻以前所未有之多的方式传递……但我们在收集和传递新闻时始终坚持诚信和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我不是说美联社完美无缺,它本身带有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但在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们竭力做到真实、不带任何偏见,达到道德最高标准。’美联社前总裁梅尔维尔·斯通1914年曾这样写道,今天仍将如此。”^⑮此外,从普利策新闻奖自1917

年设立以来的获奖作品中也可看出美国媒体的新闻理念和价值追求。获奖作品多为负面报道,尤其是揭露性的调查报道,与战争、灾难有关的报道,关注社会福利、公共健康、经济与政治诚信、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报道。

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具有明显的精英化倾向,主要体现在媒体从业人员、受众和媒体的地域分布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后,《大西洋月刊》资深专栏作家安德鲁·迈克吉尔撰文反思美国媒体的精英化问题。他认为,美国媒体精英化趋势明显。根据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显示,1960年,约1/3新闻从业人员没上过大学,2015年这一数字为8.3%。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年全美约46%的25岁及以上的人口没上过大学。新闻从业人员大多居住在东西海岸。2011年,92%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大都市区工作,半个世纪前,这一数字为75%。纽约曼哈顿新闻中心最为集中,1990年至2005年,13%的媒体总部位于曼哈顿。从就业市场来看,记者很难在中西部地区找到工作,绝大部分媒体工作机会是在纽约和华盛顿。此外,数据显示,在新闻从业人员的种族构成上,约80%为白人。^⑥

(三)与政府的关系:“小骂大帮忙”

尽管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大多自诩独立于政府、超党派,起着监督政府的“看门狗”作用,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其广告词中说它使“权力更可靠”(to hold the power more accountable),但多项研究显示,美国媒体与政府是一种既博弈又相互依赖的关系。范士明副教授归纳和总结了美国媒体与政府对立和共生的两种观点,认为美国媒体具有挑战权威和监督政府的偏好,政府对传媒的影响更多地依赖软性干预。^⑦北京外国与大学翟峥教授梳理了从1897年麦金莱总统至2009年小布什总统卸任百余年来美国白宫政治传播体系的发展轨迹,从而总结出现代白宫传播体系的构成,认为“在现代总统与媒体的交往中,总统逐渐把利用媒体传播观点、塑造形象、影响民意变成一种自觉行为,一步步把各种政治传播手段加以正规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最终建立起一整套

完善的体系。”^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荣誉财经教授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与麻省理工学院语言与哲学系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ram Chomsky)强调美国媒体与政府合作及其作为宣传工具的功能。在《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们运用“宣传模型”(Propaganda Model)的分析体系,对数十年间美国主流媒体对于越战、“水门事件”、科索沃战争,以及针对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活动的报道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美国新闻媒体与其以往执着、无所不在地追求真理和捍卫正义的形象截然不同,它们在实践中维护的是对在美国国内社会、国家及全球秩序起主导作用精英阶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议程。他们写道:“美国媒体是为控制它并为它提供资金支持的强大社会利益集团服务并代其从事宣传的。”“美国的大众媒体是效率高、力量大的意识形态机构,其所行使的是对体系提供支持的宣传功能,而其所依靠的则是市场力量、内化了的观念及自我审查而又无须实施明显的威胁手段。”^⑨

总体来看,“小骂大帮忙”是美国媒体与政府关系较为真实的写照。尽管美国媒体受到宪法保护并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但是,美国的媒体从业人员在言论是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相一致的,不得违背相关法律规定,这可以从美国各媒体的工作守则中体现出来。美国报业协会(ASNE)是美国最早的新闻从业人员协会。1922年,该协会制定了《新闻记者守则》(Canons of Journalism),该守则于1975年修订。《新闻记者守则》明确了媒体的责任,鼓励新闻从业人员遵守更高的道德和职业标准,包括责任、公允真实和准确、公正、公平、光明磊落六个方面。《新闻记者守则》在结语中,再次重申上述原则是为了保持、保护和加强美国媒体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尊重的纽带。^⑩美国其他一些媒体协会、专业记者协会、赫斯特报系、美联社等,均制定了自己的职业守则或道德规范,有的以美国报业协会的《原则宣言》为蓝本,有的参照政府的相关法律规定制定自律条款。有些非常详细,如规定“除非万不得已,受请

标准不得超过20美元”。

美国政府通过如下渠道对媒体进行监管。一是相关法律法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是美国联邦政府分管广播事业的一个独立的行政和决策机构。它的前身是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1927年无线电法》(Radio Act of 1927)而成立,负责向广播电台办法许可证,并具有一定的管理权。20世纪最后20年,互联网迅猛发展,美国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已不再主要依赖传统媒体。为因应数字时代的新变化,1996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1996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对实行了近62年的《1934年通讯法》进行大幅修正,包括:电信服务、广播服务、有线电视服务、法令改革、猥亵与犯罪、对其他法律的效益,以及其他条文内容^①;二是联邦最高法院的释宪。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最高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联邦法院有权决定言论自由的限度,决定何种言论或出版物应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何种言论违宪。1919年的“申克诉美国案”^②是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个涉及言论自由的案件,此后,法院陆续做出多项重要裁决,以因应美国社会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做出解释。综观美国最高法院所做的有关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裁决,审理的案件大多涉及如下三类:(1)宣传以“非法的暴力”推翻政府或现制度的言论;(2)对政府和政府官员(包括总统)的批评;(3)淫秽。^③上述三类言论的认定标准,特别是对前两类的认定,在美国一直饱受争议。在不同历史时期,认定标准亦有所不同。

总之,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联邦最高法院有关言论自由的裁决、相关法律法规、美国新闻机构制定的职业守则,以及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出现的“政治正确”等,共同形成了美国媒体所共同遵守的原则,也就是美国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即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赋予言论自由的权利,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们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然而,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大致可以归结如下:(1)不得造成“明显和现实的危险”;(2)不得冒犯不同宗教信仰或

政见持有者;(3)不得冒犯包括残疾人、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在内的弱势群体;(4)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权益,如制作或传播淫秽作品;(5)不得违反战争时期的特殊规定。

三、特朗普的挑战

自2016年美国大选至今,美国媒体呈现出一幅非常独特的景象。一方面,选前美国主流媒体、民调和智库报告,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将以明显的优势取胜;另一方面,特朗普上任后,一改以往美国总统与新闻界保持接触与沟通的传统做法,公开与主流媒体为敌,而主流媒体也并未因特朗普入主白宫而停止对他的指责和攻击。自美国建国近两百多年来美国总统与媒体之间的既相互博弈又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被打破。这两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特朗普在就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痛斥美国有线新闻网、嗡嗡喂(BuzzFeed)制造假新闻。他在“推特”上称这些主流媒体是“美国人民的公敌”。2017年1月17日,特朗普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颁发“十大假新闻奖”,“获奖者”来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等。与此同时,共和党官方网站公布“假新闻”获奖者名单。特朗普说,他要把十大“假新闻”颁给“最腐败、最具有偏见的主流媒体”。^④

特朗普利用一切机会讽刺挖苦美国主流媒体。2018年4月,美国司法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非法入境者实施“零容忍”政策,造成近两千名未成年人与家长分离。2018年6月21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探访得克萨斯州一个收容来自墨西哥边境非法移民子女的收留中心。她当日登机前所穿外衣背面印有“我真的不在乎,你呢?”(I REALLY DON'T CARE, DO U)的军绿色外衣,引发争议。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如果真要解读的话,梅拉尼娅外衣上的这句话是指制造并传播假新闻的媒体,梅兰妮亚知道他们是多么不诚实,所以她真的不在意。

在媒体方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新闻网等美国主流媒体在特朗普胜选后发起了

“媒体保卫战”。2016年11月21日,特朗普来到《纽约时报》总部,与编辑、专栏作者和记者座谈。11月24日,《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专栏作家查尔斯·贝娄(Charles M. Blow)的评论文章——《不,我们绝不可能好好相处》。贝娄在文章中写道:“你(特朗普)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许多公民造成了真正的伤害,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让我在感恩节这一天这样说:感谢有这个平台,因为只要世上还有油墨与像素,我便会一直咄咄逼人地紧盯着你。”^⑤2018年8月15日,《波士顿环球报》邀请全美350家新闻机构家联合发表社论,共同反击特朗普对媒体的“人民的公敌”的指责。《波士顿环球报》在题为《一个自由的媒体需要你》的社论中说,美国之所以伟大,就是依赖享有新闻自由的媒体道出真相,把媒体说成是“人民公敌”,非但不符合民主精神,也将美国的法治置于险境。^⑥面对350家媒体的联合指责,特朗普次日发推特反击,嘲笑《波士顿环球报》因亏损被迫卖给衰败的《纽约时报》。

特朗普与美国传统主流媒体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凸显当前美国传统主流媒体与民主政治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特朗普与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一般地说,提供信息、表达民意、监督权力、联系社会等等,是新闻媒体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具体到有关大选的报道,媒体应当尽量准确、客观、全面地提供候选人信息,就候选人提供的公共政策进行报道,展开讨论,以有利于选民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报道中,美国主流媒体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一边倒倾向,约200家媒体选择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支持特朗普的媒体不到20家。此外,“一边倒”还体现在民调数据上。皮尤、盖洛普等发布的民调数据,希拉里·克林顿始终处于大幅领先地位。此次美国主流媒体和民调机构对特朗普当选的误判,凸显媒体与民意的脱节。研究显示,近年来,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在下降。2016年7月7日,皮尤发布的《现代新闻消费者:数字化时代新闻态度与实践》研究报告显示,只有32%的受访者对主流媒体

持“较好”或“相当信任”的态度,这一数据比一年前跌了8个百分点。在共和党支持者中,这一数字更低,只有14%。^⑦结果证明他们都错了。

尤其是特朗普胜选及执政后与媒体的关系,引发研究者对美国媒体及其所面临的挑战的反思。其中,美国主流传统媒体中的自由与保守势力的失衡、假新闻,以及右翼媒体的复兴成为关注的焦点。关键是问题出在哪里?

(一)公信力和社会监督作用在削弱

尽管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标榜公正、客观、真实,但在现实生活中,绝对客观公正的报道几乎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篇报道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编辑记者个人的价值判断。与此同时,任何媒体都是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这是媒体的生存之本。爱德华·赫尔曼与诺姆·乔姆斯基的研究注意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的偏见及精英化、商业化趋势。他们在《制造共识》一书中谈到,“新闻或社论都会受到利益相关方的强烈影响并应展示某种可怕的偏见……在我们所分析的重要选举中,这种两分法的处理手段以及偏见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⑧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主流媒体“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系中政治经济的结合”,发现“自1990年以后,20家企业控制着为美国公众提供视听体验的几乎所有媒体……正是这些企业压倒性的集体力量,其相互间的企业关系和统一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使得个人在美国民主社会中的作用令人质疑”^⑨。资中筠先生在《20世纪美国》(修订版)一书“后记”中谈到美国软实力的来源和缺陷时涉及媒体,她写道:“高度商业化的媒体往往把市场利润的考虑置于真相和正义之上,从而削弱监督的力量。”^⑩

美国主流媒体纷繁复杂,观点不尽相同。几乎每家媒体都自我标榜为非党派、新闻报道准确而不带任何偏见。然而,研究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媒体党派色彩明显,呈现出向民主党、自由派倾斜的失衡现象,这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1月,皮尤对在美国影响较大主要媒体的受众政治立场和党派倾向进行研究,

从而绘制出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版图。皮尤把媒体置于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版图中,自由主义居左,保守主义居右。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美国媒体居左,倾向左翼自由主义,只有为数不多的媒体居右,倾向右翼保守势力。具体如下图所示。

皮尤的上述研究在美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美国学术界出现许多反思美国主流媒体的研究成果。在涉及美国主流媒体的政治倾向时,大多引用皮尤的此项研究成果。美国密歇根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者对皮尤的上述研究做了进一步说明。他们的结论如下:(1)温和而求同存异的媒体有:《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BBC新闻;(2)近乎居中的媒体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美国公共电视网新闻时间;(3)“左倾”的媒体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4)极“左”的媒体有:《赫芬顿邮报》《琼斯母亲》;(5)右倾的媒体有:福克斯新闻;(6)极右的媒体有:《烈焰》《德拉吉报道》。^③

美国媒体的失衡不仅体现在上述党派倾向的失衡,还体现在地域失衡上。《大西洋月刊》根据美国劳

工统计局的数据绘制出2009—2015年间美国编辑和记者地域分布图,具体如下:

如下图所示,2009—2015年间,美国全国性的媒体主要集中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大都市,且向东西海岸集中化趋势增加。

在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种族构成方面,绝大部分新闻编辑记者为白人。美国新闻编辑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 Editors)每年对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多元化问题进行统计并发表年度研究报告。该学会2017的研究报告显示,在美国新闻从业人员中,少数族裔人数在传统主流媒体中占16.6%,2016年为17%,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少数族裔在网络媒体中占24.3%。2016年为23.3%,上升了0.7个百分点。^④

日益明显的政治倾向、党派立场,以及精英化和都市化导致的“小圈子”思维,使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们没能更深入地了解不同背景、不同地区的美国普通民众,没能深切感受到“锈带”的白人蓝领的诉求。过度的党派倾向和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模糊了观点(opinion)和事实(fact)之间的界限,最终导致了2016年大选中媒体对民意的误判,从而在很大程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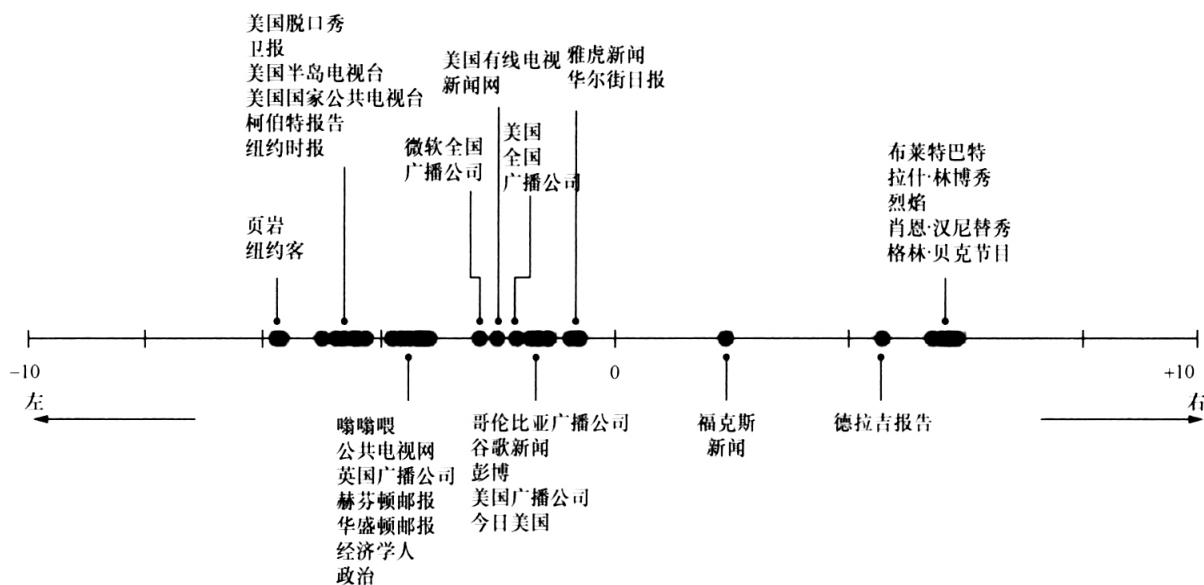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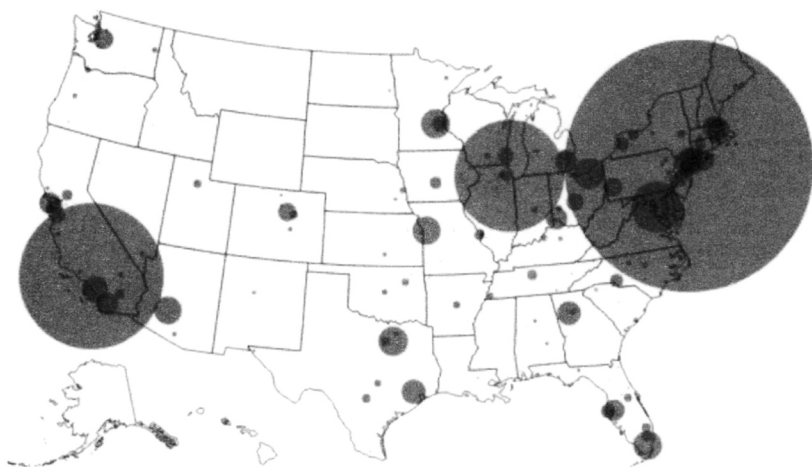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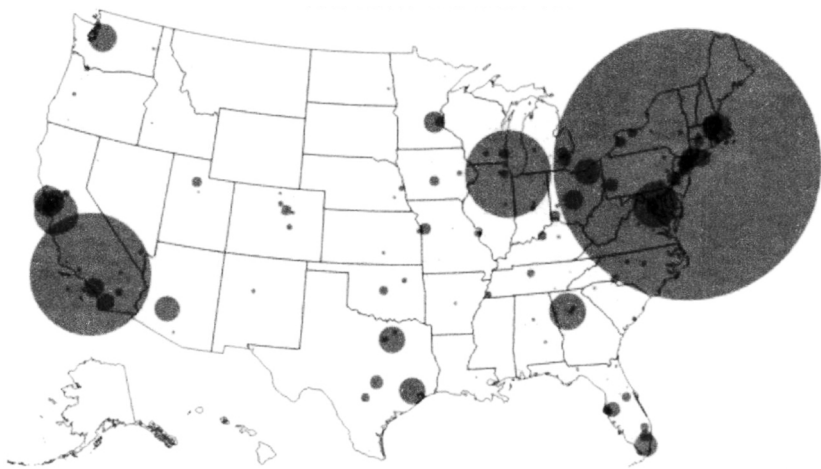
图 美国媒体的政治倾向版图^⑤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Ideological Placement of Each Source's Audience," January 26, 2016, http://www.pewresearch.org/pj_14-10-21_mediapolarization-08-2/。

1990年美国编辑和记者地域分布图



2015年美国编辑和记者地域分布图



资料来源: Andrew McGill, "U.S. Media's Real Elitism Problem: Donald Trump's Victory Caught Mainstream News Outlets Off Guard. Were Reporters too Insulated to See Its Growing Support?" The Atlantic, Nov. 19, 2016.

上失去了民众对媒体的信任,损害了媒体的社会监督的责任。

(二)假新闻泛滥的挑战

假新闻(fake news 或 alternative truth)是今天美国传统媒体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2016年11月16日,《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定为2016年的年度词。《牛津词典》的编辑认为,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在过去一年,在富有争议的“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该词在全球使用率飙升了2000%。所谓假新闻,是指刻意以传统新闻媒体或

是社会化媒体的形式来传播的错误资讯,目的是为了误导大众,以达到其政治及经济的目的。

假新闻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除了传播手段多样化、自媒体发展迅速外,传统主流媒体的编采立场偏颇及公信力下降,也是导致假新闻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遵守出于商业利益、信誉和法律等因素考虑,遵守业内已经存在的一套职业操守,包括来源透明、事实确凿、勘误声明等,从而维持其可信度。他们如果刊发错误信息,将面临法律诉讼。假新闻制造者通

过匿名网站传播假新闻,根本无从查找信息来源。通常,极右翼人士特别偏好转载假新闻。一些没有标示维护者或编辑者的匿名网站,由于很难针对制造假新闻的作者起诉,因而成为假新闻的传播渠道之一。

牛津大学牛津网络学院的菲利普·哈罗德(Philip N. Howard)教授研究了竞选前美国的网络流量。他发现针对密歇根的大约所有新闻中的一半都是虚假或垃圾内容,而另一半来自真实专业新闻来源。^④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最后三个月中,“脸书”中前20篇虚假的竞选相关文章中有17篇是反克林顿或亲特朗普的。“脸书”用户与这些内容的互动,比与真实新闻机构报道的互动更为频繁。^⑤

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流传甚广的“比萨门”事件,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情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所谓“比萨门”事件是指,2016年12月,一位持枪的北卡罗来纳男子埃德加·麦迪逊·韦尔奇,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向在彗星乒乓(Comet Ping Pong)比萨店开枪,起因是他读到一篇指控民主党领袖在比萨店暗道从事恋童犯罪活动的假新闻的报道。这类故事易于迅速爆红。在与检察官认罪协商后,韦尔奇对跨州运输武器的联邦指控和使用危险武器袭击的哥伦比亚特区指控认罪。2017年6月22日,韦尔奇被判四年监禁并同意赔偿饭店损失5744.33美元。^⑥事后,比萨店老板阿莱方蒂斯上网查找了这种指控的来龙去脉。他发现了与此相关的假新闻文章,说克林顿以该餐厅后面的房间为基地,绑架、侵害和贩卖儿童。这些文章出现在“脸书”、“新民族主义者”(The New Nationalist)、“警惕的公民”(The Vigilant Citizen)等网站上,标题相当耸人听闻:“比萨门:如何揭露华盛顿神秘精英的病态世界。”^⑦

如今在美国,主流传统媒体制造并传播假新闻的现象非常罕见,但在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这让社交媒体成了假新闻最大的源头。为此,苹果、谷歌、“脸书”等纷纷采取措施整治假新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说,“假新闻正在杀死人们的思想,全世界的

政府和科技公司都有必要行动起来遏制假新闻”。他宣布苹果正在开发一套工具来过滤假新闻,同时又不影响言论自由。库克所说的工具就是把决定权交给用户,让用户在看到疑似假新闻的消息时对其进行标记,被标记得过多的假新闻将会被过滤掉。这和苹果在处理垃圾邮件或垃圾日历邀请时的做法很类似,因为这种将决定权交给用户的做法不违反苹果的隐私政策。^⑧

谷歌宣布与名为“反复核查”(Crosscheck)的假新闻监督机构合作,在谷歌新闻搜索中帮助公众判定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反复核查采取人工核查的方式,与它合作的媒体包括来自法新社、嗡嗡喂、全球之声等。谷歌还从感知广告(Ad-Sense)联盟中移除了超过200家发行商,因为他们在假新闻插播广告而获利。

(三)“另类右翼”媒体兴起

近年来,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受挫,经济放缓、美国社会的一些“政治正确”和“肯定性行动计划”矫枉过正的做法、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社会阶层固化,以及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使得美国社会思潮出现急剧右转。美国中下层白人劳工阶层对华尔街大企业和华盛顿政客的失望和不满,催生了美国右翼媒体的复兴和另类右翼媒体的崛起。

按照皮尤的划分,福克斯新闻属有右翼偏温和的媒体,德拉吉报道是中右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拉什·林博秀、烈焰、肖恩·汉尼替秀、格伦·贝克节目为极右的媒体。这些右翼媒体在特朗普胜选和选后与传统主流媒体的持久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克斯新闻网是福克斯娱乐集团(Fox Entertainment Group)下属的子公司,1996年由默多克创办。创办之初,默多克聘请著名共和党媒体顾问、消费者与商业频道(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首席执行官罗杰·埃利斯(Roger Ailes)担任福克斯新闻网首席执行官。福克斯新闻网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美国主要新闻网之一。2018年,福克斯新闻网拥有9470万用户,占美国有线电视总用户的81.4%。^⑨

福克斯新闻网带有很强的共和党倾向,曾强烈

抨击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医疗改革等,在2009年曾与奥巴马政府爆发激烈口水战,被视为共和党的喉舌。尽管如此,福克斯新闻网在美国右翼媒体的阵营中,是唯一右倾偏左的媒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福克斯新闻网带有强烈的共和党右翼色彩,但它旗下的新闻节目对特朗普的政策立场态度并不一致。“福克斯新闻”较为中立;“福克斯新闻时间”对特朗普的政策多有批评,因为在“福克斯新闻时间”的编辑记者看来,特朗普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特朗普的政策时而偏左,时而偏右,违背了传统共和党人的理念;“福克斯和朋友”百分之八支持特朗普,特朗普与该节目保持很好的合作关系。他经常收看这个福克斯和朋友的节目,接受专访,甚至回答观察现场打来的电话。

另类右翼(Alt-right)是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⑩它脱胎于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白民族主义者”(white nationalist)运动。另类右翼的追随者以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主。另类右翼大多都信奉“白人至上主义”。2016年11月,国家政策研究所(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年会,该研究所总裁理查德·斯宾塞是“另类右翼”的主要召集人。会上,他不仅用德语重复了纳粹德国指责犹太人的用语,而且高呼:“我们的种族万岁!胜利万岁!”(Hail victory!)。另类右翼是一个松散的团体,主要活跃在网络上,大量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来传播其主张,这催生了另类右翼媒体的出现和发展。

“大约”(Circa)是另类右翼的著名网站,创建于2012年,2015年被美国右翼媒体机构辛克莱尔广播集团(Sinclair Broadcast Group)收购。早在2012年,该网站推出苹果系统的手机应用,借助于强大的推送、分享和互动功能,为用户提供24小时不间断新闻。尽管“大约”宣称,其所推送的新闻是纯粹的,不带有任何偏见和看法,但它鲜明的白人至上、反犹和种族主义立场,以及分享新闻和照片的视频手段,吸引了以年轻族群为主的另类右翼支持者。“大约”迄今美国唯一宣称特朗普与“通俄门”无关的媒体。

“布莱特巴特新闻”是美国一个极右翼新闻及评论网站,由保守派评论员安德鲁·布莱特巴特于2007年在以色列创办,其宗旨是成立一个“理直气壮地亲自由和以色列”的网站。在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任执行长后,该网站转为支持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和美国右翼。该网站总部现位于美国洛杉矶,在得克萨斯州和英国设有分社。尽管班农已经离开白宫,但“布莱特巴特新闻”的发展势头和影响依然未减。

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伯克曼·克莱恩中心的罗伯特·法瑞斯等学者研究了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125万篇网络新闻报道的传播途径,得出结论认为,大选期间的新闻传播渠道严重失衡,右翼媒体主导了舆论走向。混淆视听的假新闻,如“希拉里最多还能生存一年”、“希拉里及其助手与恐怖主义有染”,以及“比萨门”等,大多出自非主流的、新近创办的另类右翼网络媒体。^⑪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发生了一些美国媒体逐渐向右转的迹象。2018年6月,《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漫画家罗伯·罗杰斯,他在该报工作长达25年,解雇原因是他在漫画作品中嘲笑特朗普。罗杰斯的漫画作品每周发表在《匹兹堡邮报》上,但自2018年5月底以后便消失了。在解雇前的三个月,他的19幅漫画均被发行人或版面编辑退稿,其中一幅是特朗普在鞭打一个刻有“真理、荣耀和法治”碑文的墓碑。罗杰斯被解雇事件,在美国社会引发很大争议。《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它显示出《匹兹堡邮报》及其姊妹报正在向右转。^⑫

(四)受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

在数字化时代,随着手机应用的普及、社交媒体和数字媒体的飞速发展,美国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样化,主流媒体不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对于位于中西部“锈带”和乡村的中下层劳工阶层来说,他们从当地报纸而不是总部位于大城市的美国主流媒体以及宗教聚会时获取信息。

美国社会学和媒体学者弗兰西斯卡·特里波蒂(Francesca Tripodi)对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白人福音

派教徒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阅读习惯进行研究。她写到,“特朗普结过三次婚,公开夸耀占女人便宜,还建立了一个赌博王国,但为什么那么多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他?有一种说法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是‘被骗’投票给他的,因为俄罗斯人利用自动程序地向他们灌输源源不断的错误信息。”特里波迪认为,这种“说法”对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不适用。通过对弗吉尼亚等东南部州的中产阶级社区进行的民族志研究,特里波迪发现,福音派基督徒并不是不看新闻的人。相反,他们非常认真地阅读新闻,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福音派基督徒不依赖主流媒体,而是往往阅读原始材料(演讲和推文)并讨论和解读它们。她认为,其原因是福音派基督徒受到的教育是阅读《圣经》文本,而不是依赖其他人的解读。他们还学会了假定主流媒体对生命的多数核心信条的看法是错误的。她写道:“我看到数百名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把圣经批评的方法用于……主流媒体,宁愿自己动手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而不是相信权威媒体。”^③

《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尽管特里波蒂的理论没有完全解释特朗普获得支持这种现象,但这个理论值得人们深思,因为“认识论”(即认识的本质)中的差异对于当今美国政治很重要。更具体地说,自由派媒体往往认为只有一种基于理性、逻辑和事实的正确的“认识论”。很多选民支持各种不同的认识论,而且讨厌为此被嘲笑。如今美国的挑战不只是人们看到的新闻是不同的,还在于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解读新闻。^④

四、改变的公众

如果把美国比喻成李普曼《公众舆论》中的那座太平洋上小岛,那么,美国人便是居住在岛上的居民。经过三百年的发展,美国的媒体变了,美国的公众也变了。两者后者是因,前者是果。换句话说,美国的媒体伴随着美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而改变。

无论李普曼还是杜威,他们的学说都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反映。李普曼和杜威的上述三本著作均初版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的美国处于进步主义的改革年代,美国的国内外政策在发生巨变。

从国际方面讲,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为西半球无可争议的霸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威尔逊所设计的国际秩序及通过这一秩序实现和平的目标并未实现,但他一整套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却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威尔逊所倡导的“促进民主”和“捍卫自由”的责任,成为此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⑤从国内方面看,在19世纪最后2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经历了全面的社会转型:美国在19世纪的30、40年内迅速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居世界首位,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实现工业化。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大财团开始形成,贫富差距、移民、种族、劳工权益保护、失地农民、政治腐败等问题突出表现出来。马克·吐温把美国19世纪最后20年称为“镀金时代”。

20世纪初,面对急剧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劳工运动和农场主抗议、民粹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在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四任总统时期,美国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时期,改革推向顶点。

在进步主义时期,媒体在推动社会改革方面作用巨大。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涌现出一些具有社会良心的记者,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社会、经济和政治时弊。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这些记者称为“耙粪者”(Muckrakers)，“耙粪运动”由此得名。1902—1912年间,他们在《麦克卢尔》(McClure's Magazine)、《人人》(Everybody's Magazine)和《科里尔周刊》(Collier's Weekly)发表文章,揭露时弊,唤起美国社会对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及弱势群体保护等问题的关注。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1936)是“耙粪”运动重要的代表人,被誉为“揭开地狱盖子的美国新闻人”。他在任《麦克卢尔》杂志记者期间,分别调查了费城、芝加哥、纽约等城市的政治状况,并把这些见闻记录下来,以《城市之丑》为题,发表系列文章揭露当时在

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等城市盛行的警察贪污和市政腐败。1905-1906年,他继续撰文,揭露密苏里、罗德岛州的政治腐败。继而,他又将注意力转向揭露联邦政府的腐败。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 1857-1944)是“耙粪运动”的另一重要人物,曾任《麦克卢尔》杂志的记者。自1900年起,她开始调查美孚石油公司情况。经过五年多的实地考察,1904年,她在《麦克卢尔》杂志上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美孚石油公司史》(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揭露洛克菲勒公司垄断石油的手段。塔贝尔的文章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洛克菲勒公司被视为美国经济制度成功的象征,而塔贝尔对公司起源和积累财富手段的揭发令很多美国人感到震惊。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方面,美国幅员辽阔,拓荒、发展经济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正如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一书中所言,美国是个熔炉,美国人坚信他们有能力同化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然而,这个熔炉“不可避免地带有以英裔为中心的味道。无论如何,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传统好歹已经存在了两个世纪,并且在主要方面至今仍然是美国文化与社会的主导力量。这一传统为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提供了求得一致的标准和同化的基质”。^⑥

然而,随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早期到来的美国人对外来移民所持不同宗教信仰和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担忧和恐惧。以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并实施的《排华法》为开端,美国采取限制和选择的移民政策,限制移民入境,减少移民数量,选择美国所需要的移民入境,拒绝不需要的移民入境美国。^⑦

尽管如此,但自美国建国截至20世纪中叶,鼓励和接纳外来移民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如果以李普曼故事中的“岛”来比喻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岛上居民是多元的,来自东欧、爱尔兰乃至亚洲等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不断涌入美国;岛上的社会风气是积极、向上、进取和改革的;岛上的主流媒体是以报

纸为主、由知识精英主导的、以“看门狗”为己任的。在1920年代,美国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转型时期出现的垄断、贫富差距、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以及如何保障失地农民、女工、童工的合法权益等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国际地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在今天的美国这座“岛”上,谁是“公众”?岛上居民的身份认同如何?他们面临着哪些问题?

第一,身份认同和对主流文化的忧虑。移民国家的特性决定了美国政治体制、文化和思想的多元。“合众为一”作为美国的国训,被印在美元钞票上和国徽的正面,意为尽管美国社会成员来自世界各地,肤色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各异,但人们相互尊重,承认自由、民主、公民权利、政教分离、分权与制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治等美国人一致接受的基本原则,这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它把有着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凝聚在一起。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从未实现多元和宽容,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以各种方式维护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瓦斯普)主流文化传统。正如唐士其教授所言,“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一直在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上自觉维护这种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信教精英主义文化传统。这尤其体现为对文化与宗教方面的‘异类’群体的排斥,甚至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普通民众方面,虽然他们总是自豪地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移民治国,但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多数人表示赞成接纳更多的外来移民。相反,大量的移民,总是在美国人中引起某种恐惧和排斥情绪。”^⑧他认为:“可以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间,美国政治生活中有可能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将对美国政治制度在种族、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的超越性进行严格的检验。”^⑨客观而言,移民在为美国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首先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自1790年以来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人口普查中的种族分类上,

另一方面体现在各种族人口数量上。在种族分类上,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种族分类是“白人男性/女性”(White Male/Female)、“黑人男性/女性”(Negro male/female)和“其他种族男性/女性”(Other races male/female)。1970年人口普查种族选项上开始增加“拉美裔”;2000年种族分类为“白人、黑人、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居民、亚裔、夏威夷土著和其他太平洋岛民、其他种族、两个种族以上。”2010年人口普查中对拉美裔及其来源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即是否来自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或其他拉美国家。^⑤在人口数量上,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拉美裔人口增加最为迅速,白人人口数量在全美人口比中呈下降趋势。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美国总人口是3.08亿,少数族裔人口为1.11亿,占美国总人口的36.3%。在2000—2010年的十年间,美国白人人口从1.946亿增加到1.968亿,增长率仅为1%,白人人口在美国人口总数中的所占比从69%下降为64%;拉美裔人口从2000年的3530万增加到2010年的5050万,增长率达43%,占美国总人口的16.3%;美国黑人人口总数为3890万,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3%,已经不再是美国第二大族群;亚裔人口为1470万,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仅为4.8%,但人口增长率超过拉美裔,为各族裔中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美国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少数族裔,拉美裔人口在很多州超过预期。^⑥美国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到21世纪中叶,美国人口将超过4.3亿。届时人口的种族构成将进一步多元,白人将失去占人口大多数的族群地位。皮尤的研究数据显示,从移民的来源国看,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是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国。据统计,自1965年移民法颁布至2015年,美国共有5852.5万移民合法进入美国,其中2975万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占移民总数的51%。而在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人口中,1627.5万移民来自墨西哥,占移民人口总数的28%。中国位居第二,约317.5万移民来自中国,占移民总数的5%。^⑦此外,目前美国境内大约有1100万非法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墨西哥等拉美国家。

美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也引发美国社会各界的担忧。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论述了21世纪美国国家特性所面临的挑战。他写到,“盎格鲁-新教文化对美国人的身份特性来说,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于中心地位。正是它使美国人有了共同之处。但在20世纪后期,这一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受到以下方面的挑战: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新浪潮;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论;西班牙语有形成美国第二语言之势,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拉美裔化的倾向”。^⑧此外,大量非法移民滞留美国境内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是安置和管理非法移民成本巨大。2016年9月,美国移民研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Research, FAIR)发表的研究报告《教室中的大象:大量移民对公立教育的影响》显示,美国政府每年在移民相关问题上花费高达3000亿美元,美国移民家庭每年平均享受福利6234美元,比美国本土家庭高出41%^⑨;二是非法移民从事一些难以吸引美国出生工人的工作,且薪水低廉,因而受到雇主的欢迎。不少美国人担心移民(合法和非法)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2014年,美国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CIS)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新增的工作机会全部由移民获取。在2000—2014年的14年间,在16—65岁的适龄工作人群中,移民(和非法移民)就业人数增加570万,本土美国人就业人数下降12.7万^⑩;三是贩毒、暴力犯罪、边境安全和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家,吸毒者超过3500万。研究显示,约70%的毒品来自墨西哥。美墨边境毒品走私现象屡禁不绝,暴力犯罪频发。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有1.9723万名非法移民被宣判有罪,所犯罪行包括杀人罪、绑架、性犯罪、抢劫和走私毒品。在2016财政年度,24.0255万名非法移民被递解出境,其中13.8669万人被判有罪,占递解总人数的58%。^⑪2016年,参院移民小组委员会透露,自“9·11”

恐怖袭击到2014年底,至少有380名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袭击中被判有罪。不少美国人认为,每年有大量非法移民经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其中难免有恐怖分子混入其中。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称墨西哥移民是“毒贩”“抢劫犯”,誓言要在美墨边境筑墙。

第二,极化的美国政治。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愈演愈烈。政治极化意味着两个政治阵营内部越来越同质化,同时,两者之间越来越异质化。不少研究和民调都显示,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趋势愈演愈烈,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在近年都有政治极化的趋向,导致他们的立场与对手越走越远、政策主张大相径庭。特别是2016年大选后,很多美国人的政治态度从分歧走向对立,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上,美国人的立场与观点开始走极端。

美国政治极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阶层固化。研究显示,在过去50年间,黑人向上的社会流动比率远低于白人,长期的经济不平等造成的恶性循环很难轻易消除。黑人之所以受到歧视,是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经济上仍然处于低下水平,黑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单亲家庭多,他们想要进入主流社会的路仍然十分漫长。白人蓝领在美国社会结构中是一个不断陷落的群体。虽然美国逐渐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就业形势好转,但美国中下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整体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他们的境遇每况愈下,却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社会地位为自己发声。近一个时期特别是特朗普胜选后,美国学界有诸多研究揭示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向上的社会流动停滞、美国贫富差距加大和白人中产阶级贫困的问题。美国社会政治学者查尔斯·莫雷在2012年出版的《分崩离析:美国白人五十年(1960-2010)》一书中,对一个以白人居民为主的鱼镇的婚姻、工作态度、个人诚信和信仰四个方面进行个案研究,进而对中下层白人进行综合研究。结果显示,美国中下层白人的陷落在过去15年间加速了。^⑤美国历史学家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在2016年出版的《白人垃圾:美国400年未曾讲述的阶层史》一书中,对北美殖民地至今400年来白人在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她打破了“美国人幸运地没有重蹈英国覆辙,免于阶层固化”的神话,认为贫穷的白人已经成为美国一个单独的族类,正在成为“白人垃圾”。^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政策项目“汉密尔顿计划”2017年发表的报告显示,2016年,约4060万美国人生活在联邦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以下,占美国总人口的12.7%。从1980年至2014年,美国的贫困人口数量逐年增加,从1980年的2930万人增加到4670万人。统计数据显示,自1980-2016年增加的贫困人口中,绝大部分为劳动适龄人口。抛开通货膨胀等其他因素,在1990-2013年间,没有高中文凭的美国男性的中位数收入降低了20%,仅有高中文凭的美国男性中位数收入也降低了13%。^⑦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在2015年出版的《我们的孩子:美国梦在危机中》^⑧,通过大量的采访和数据例证,生动展现了美国的教育现状,以及美国社会半个世纪来日益拉大的阶级鸿沟。普特南和他的研究团队在采访了107个家庭、翻遍近几十年美国社会的各种统计资料后,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在美国,阶层流动几近停顿,穷人再努力,也是出头无望。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穷孩子难以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下一代美国人的美国梦处于危机之中。普特南写道:“20世纪50年代,我的故乡仿佛是美国梦的化身,不论出身背景为何,每个人都有相当不错的机会。然而半个世纪之后,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生活有如美国人的噩梦,生命的轨迹将小镇一分为二,社区里弱势的小孩根本难以想象那天之骄子严重的未来。克林顿的故事摇身一变,化为全美各地常见的悲剧。”^⑨

上述著述是当今美国社会的缩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社会各阶层共同富裕的“丰裕时代”。然而,在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制造业向新兴国家转移,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导致美国地区差异、阶层差异加大,“锈带”蓝领工人失业严重。美国国内上层、西海岸和东北部成

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中产阶级、传统制造业地区“铁锈带”却成为全球化的失败者。这导致近年来美国红蓝州、城乡对立、种族、阶层对立加剧。

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美国“锈带”的中下层白人,2016年他们用选票把特朗普送进白宫。特朗普种种“政治不正确”反移民、反“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言论说出了他们想说又碍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说的话。特朗普利用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政客精英阶层的不满,紧紧抓住了一点,即美国劳工阶层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和整体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特朗普政府终止“梦想者”计划、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华贸易战,宣布要在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以及特朗普秉持的“美国优先”“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政策,深得“锈带”中下层白人的支持。

结语

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近发表的《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一文中谈到当今美国和国际政治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即身份政治的兴起。他认为,20世纪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经济问题界定的,然而界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不如说是身份问题,这种身份通常明显是与种族、族裔或宗教有关。他写道,目前美国政治体系的失衡和衰退与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有关,这使政府的日常管理成了在边缘上的试探。这主要是右翼的问题。他引用政治学家托马斯·曼的分析,即共和党转向极右的速度比民主党转向相反的方向的速度要快得多,但双方都已经离开了中间选民。福山认为,身份政治本身并没有错,它是对不公正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特朗普的崛起体现出的不是对身份政治的保守拒绝,而是反映了右翼对身份政治的接受。^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认为,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政治公正缺失、社会裂痕加深的现象,国际舞台上愈演愈烈的经贸摩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还有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技术革新的副作用,都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警惕。”^③

福山提出的“身份政治”分析视角和王缉思教授的“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在文中谈到的极化、贫富差距、反全球化、反移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以及身份政治问题,既是美国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的缩影。

从1704年美国第一份报纸出现以来,美国主流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着辉煌过去和不可磨灭的功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看门狗”的社会监督作用。在特朗普时代,面对来自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公开对抗,美国主流媒体发起了“媒体保卫战”。他们试图坚持和捍卫传统的理念,但如何改变其过度的党派倾向和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恢复期其受损的公信力,维护其行使社会监督的责任,改变精英化、都市化和小圈子化以致与某些重要的中下层蓝领严重脱离的倾向等等,是非常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在媒体革命的大背景下,如何对自媒体、社交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如何甄别假新闻,如何保护数据隐私,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于从事美国研究的人来说,对美国媒体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应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 沃尔特·李普曼是最负盛名的美国政治评论家和作家。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是《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的创办人之一。李普曼从事新闻和专栏评论工作60余年,先后任职于《纽约世界》《先驱论坛报》及《华盛顿邮报》。他所撰写专栏评论广受读者欢迎。他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曾被200多家美国报纸几乎同时转载。参见Eric Foner and John A. Garraty, eds.,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1, pp. 666-667。

②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2, pp. 377-378; 中文版可参见:[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③ Walter Lippmann, The Phantom Public, New York: Har-

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5; 中文版参见[美]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④ 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 Ohio: Swallow Press, 1927,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Melvin I. Rogers; Kathleen Knight-Abowitz, "Introduction: Revisiting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 *Education and Culture*, Vol. 30, No. 2, 2014, pp. 1-4. 台湾慈济大学传播系李明轩对杜威与李普曼之争进行过详细梳理,参见李明轩:《重读李普曼与杜威的论战:为李普曼翻案》,《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8年12月10—12日,第238—254页。

⑤ Pew Research Center: *Journalism & Media*,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Data and Trends about Key Sectors in the U. S. News Media Industry," June 3, 2018, <http://www.pewresearch.org/topics/state-of-the-news-media/>, 2018-06-11.

⑥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范士明副教授2014年发表的《美国的新闻与传播》一文。文章从新闻媒体对美国社会的渗透、美国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美国新闻传播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以及美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格局和特点四个方面对美国新闻传播做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梳理。范士明副教授在文中提出的主导美国媒体的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媒体与政府的对立与共生关系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参见范士明:《美国的新闻与出版》,载于袁明主编:《美国社会文化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107年第2版,第203—207页。

⑦ John Murray, "Circulation Analysis Report: Home Delivery," Dec. 22, 2015, https://www.newsmediaalliance.org/research_tools/circulation-analysis-home-delivery/?gatval; "About the USA: The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roduction, <https://usa.usembassy.de/media.htm>, 2018-06-10.

⑧ Pew Research Center, "Digital News Fact Sheet," in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June 6, 2018, <http://www.journalism.org/fact-sheet/digital-news/>, 2018-06-10.

⑨ Jefferey Gottfried,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May 26, 2016, <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5/26/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6/>, 2018-06-10.

⑩ Aaron Smith and Monica Anderson, "Social Media Use in 2018: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Use Facebook and YouTube, but Young Adult Are Especially Heavy Users of Snapchat and Instagram," March 1, 2018, Pew Research Center: Internet & Technology,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8/03/01/socialmedia-use-in-2018/>, 2018-06-10.

⑪ 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9页。

⑫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⑬ 唐士其:《美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及其影响》,《美国研究》2008年第2期,第16、17页。

⑭ [美]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殷文等译,“译者的话”,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61—862页。

⑮ Associated Press, "Associated Press Statement of News Values and Principles," <https://www.ap.org/about/news-values-and-principles/downloads/ap-news-values-and-principles.pdf>, 2018-07-23.

⑯ Andrew McGill, "U. S. Media's Real Elitism Problem: Donald Trump's Victory Caught Mainstream News Outlets Off Guard. Were Reporters too Insulated to See His Growing Support," *The Atlantic*, Nov. 19,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11/fixing-americas-nearsighted-presscorps/508088/>, 2018-07-23.

⑰ 范士明:《美国的新闻与出版》,第216—217页。

⑱ 翟峥:《现代美国白宫政治传播体系(1897-200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⑲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2, pp. xi, 306.

⑳ "ASNE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https://www.asne.org/asne-principles>, 2018-06-10.

㉑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https://legcounsel.house.gov/Comps/Telecommunications%20Act%20of%201996.pdf>, 2018-06-10.

㉒ *Scheck v. U. S.*, 249 U. S. 47, 1919,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249/47/>, 2018-06-10.

㉓ 参见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0—138页。

㉔ 所谓获奖的“十大假新闻”是:(1)《纽约时报》记者克鲁格曼称,特朗普获得历史性胜利后,美国经济将永远不会复苏;(2)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罗斯的错误报道使美国股市一夜大跌。罗斯报道说,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期间下令让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与俄罗斯官员接触;(3)美国有线新闻网错误报道称,特朗普和他的儿子小特朗普获取维基解密的黑客文件;(4)《时代》杂志报道称,特朗普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撤走了马丁·路德·金的半身像;(5)《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Pensacola)的大型造势活动是假的。实际情况是,不诚实的记者在人群开始入场前拍摄空无一人的体育场的照片;(6)美国有线新闻网错误剪辑一段视频,让特朗普在访日期间,挑衅性地大量喂鱼,其实是日本首相首先喂鱼;(7)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称,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顾问斯科拉姆齐(Anthony Scaramucci)与俄国人会面,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以“重大发展进行中”为由撤掉改报道；(8)《新闻周刊》报道，波兰第一夫人没有与特朗普握手；(9)美国有线新闻网错误报道称，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会对特朗普的说法提出异议，特朗普被告知自己没有受到调查；(10)《纽约时报》头版错误报道称，特朗普政府隐藏气候报告。参见 Team GOP Media. “The Highly-Anticipated 2017 Fake News Awards,” GOP, <https://www.gop.com/the-highly-anticipated-2017-fake-news-awards/>, GOP, January 17, 2018, 2018-06-01; Matt Flegenheimer and Michael M. Grynbaum, “Trump Hands Out ‘Fake News Awards,’ Sans the Red Carpet,”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7,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17/business/media/fake-news-awards.html>, 2018-06-01。

⑤ Charles M. Blow, “No, Trump, We can’t Just Get Along,”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4,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11/23/opinion/no-trump-we-cant-just-get-along.html?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Style&module=Trending&version=Full®ion=Marginalia&pgtype=article>, 2018-06-10。

⑥ Editorial Board, “A Free Press Needs You,” The Boston Globe, August 15, 2018。

⑦ Amy Mitchell, Jeffrey Gottfried, Michael Barthel, and Elisa Shearer, “The Modern News Consumer: News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in the Digital Era,” July 7, 2016, 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16/07/07104931/PJ_2016.07.07_Modern-News-Consumer_FINAL.pdf, 2018-06-01。

⑧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op. cit., Introduction, p. xix。

⑨ Ibid., p. xiii。

⑩ 资中筠：《20 世纪的美国》(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372 页。

⑪ 皮尤的此项研究在有关美国媒体的政治倾向研究中被广泛接受。从左至右依次为：《纽约客》(New Yorker)、页岩(Slate)、美国脱口秀(Daily Show)、《卫报》(The Guardian)、美国半岛电视台(AI Jazeera America)、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柯伯特报告(Colbert Report)、《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嗡嗡喂(BuzzFeed)、公共电视网(PBS)、英国广播公司(BBC)、《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政治(Politico)、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New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谷歌新闻(Google News)、彭博(Bloomberg)、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今日美国》(USA Today)、雅虎新闻(Yahoo News)、《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福克斯新闻(Fox News)、德拉吉报告(Drudge Report)、布莱特巴特(Breitbart)、拉什·林博秀(Rush Limbaugh Show)、烈焰(The Blaze)、肖恩·汉尼替秀(Sean Hannity Show)、格林·贝克节目(Glenn Beck Program)。

⑫ “‘Fake News’, Lies and Propaganda: How to Sort Fact from Fiction,” Research Guid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at: <http://guides.lib.umich.edu/c.php?g=637508&p=4462444>, 2018-06-10。

⑬ ASNE, “2017 Survey: Google News Lab Release 2017 Diversity Survey Result with Interactive Website.” <http://www.asne.org/diversity-survey-2017>。

⑭ Scott Pelley, “How Fake News Becomes A Popular, Trending Topic: The Phrase ‘Fake News’ Has Been Used by Trump to Discredit Responsible Reporting That He Dislikes., But 60 Minutes Investigation Looks at Truly Fake News Created by Con-artists,” CBS News. March 26, 2017, <https://www.cbsnews.com/news/how-fake-news-find-your-social-media-feeds/>, 2018-06-01。

⑮ Craig Silverman, “This Analysis Shows How Viral Fake Election News Stories Outperformed Real News On Facebook A BuzzFeed News Analysis Found That Top Fake Election News Stories Generated More Total Engagement on Facebook Than Top Election Stories from 19 Major News Outlets Combined,” Nov. 17, 2016, https://www.buzzfeed.com/craigsilverman/viral-fake-election-news-outperformed-real-news-onfacebook?utm_term=.kc4Xy7yb2#.xdnkZqZvA. 2018-06-01。

⑯ C. Eugene Emery Jr., “Evidence Ridiculously Thin for Sensational Claim of Huge Underground Clinton Sex Network,” November 4th, 2016, Politic Fact, <http://www.politifact.com/truth-o-meter/statements/2016/nov/04/conservativedaily-post/evidence-ridiculously-thin-sensational-claim-huge-/>, 2018-06-01。

⑰ Cecilia Kang, “Fake News Onslaught Targets Pizzeria as Nest of Child-Trafficking,”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1,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1/technology/fact-check-this-pizzeria-is-not-a-child-trafficking-site.html?_ga=2.62992233.734660439.1527772236-1206644628.1415321810, 2018-06-01。

⑱ Kevin Rawlinson, “Fake News Is ‘Killing People’s Minds’, Says Apple Boss Tim Cook: Apple Chief Calls On Governments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Crack Down on Misinformation in Public Discourse,” The Guardian, Feb. 10,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feb/11/fake-news-is-killing-peoples-minds-says-apple-boss-tim-cook>, 2018-06-01。

⑲ Della Vigna and Ethan Kaplan, “The Fox News Effect: Media Bias and Voting,” NBER Working Paper, April 200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 <http://nber.org/papers/w12169.pdf>, 2018-06-01。

⑳ 张业亮：《另类右翼的崛起及其对特朗普主义的影响》，《美国研究》2017 年第 4 期。

㉑ Robert Faris. Hal Roberts, Bruce Etling, Nikki Bourassa, Ethan Zuckerman, Yochai Benkler, “Partisanship, Propaganda, &

Disinformation Online Media & the 2016 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 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ust 2017, http://dash.harvard.edu/bitstream/handle/1/33759251/2017_08-electionReport_0.pdf?sequence=9, 2018-06-01.

⑫ Kim Lyons. "Pittsburgh Post-Gazette Cartoonist Fired as Paper Shifts Righ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5, 2018.

⑬ Francesca Tripodi, "Alternative Facts, Alternative Truths Calls for 'Media Literacy' Ignore the Diligent Reading Practices of Evangelical Conservatives in the US," M. Points, Feb. 23, 2018, <https://points.datasociety.net/alternative-facts-alternative-truths-ab9d446b06c>, 2018-06-01.

⑭ Gillian Tett, "True Believers: Why US Evangelicals Support Trump," Financial Times, April 25, 2018.

⑮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3页。

⑯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p. 28;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2页;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⑰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绪论及第一、二章。

⑱ 唐士其:《美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及其影响》,《美国研究》2008年第2期,第18—19页。

⑲ 同上,第29页。

⑳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Bicentennial Edition*,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5, part 1, p. 3.

㉑ 2000、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官方网站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rest/dnldController/deliver?_ts=551528312223。

㉒ Mark Hugo Loper, Jeffrey Passet. and Molly Rohar, "Modern Immigration Wave Brings 59 Million to U. S., Driving Population Growth and Change Through 2065: Views of Immigration's Impact on U. S. Society Mixed," September 28, 2015, p. 11, 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7/2015/09/2015-09-28_modern-immigration-wave_REPORT.pdf.

㉓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04, Forward, p. xvi. 中译本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㉔ The President Executive Order 13166: Improving Access to Services for Persons With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gpo.gov/fdsys/pkg/FR-2000-08-16/pdf/00-20938.pdf>, 2018-08-22.

㉕ Steven A. Camarota and Karen Zeigle, "All Employment Growth Since 2000 Went to Immigrants Number of U. S.-born Not Working Grew by 17 Million," June 27, 2014, <https://cis.org/All-Employment-Growth-2000-Went-Immigrants>.

㉖ U. 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Fiscal Year 2016 ICE 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 Report," <https://www.ice.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2016/removal-stats-2016.pdf>.

㉗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 Crown Forum, 2012.

㉘ Nancy Isenberg, *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6.

㉙ Jay Shambaugh, Lauren Bauer, and Audrey Breitwieser, "Who Is Po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 Hamilton Project Annual Report," October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10/es10112017whopoor2017annual_report_hamilton_project.pdf, 2018-06-10.

㉚ Robert D. Putnam,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15. 中译本参见罗伯特·普特南:《阶级世代:穷小孩与富小孩的机会不平等》,李宗义、许雅淑译,新北: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

㉛ Robert D. Putnam,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p. 1.

㉜ 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8,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18-08-14/against-identity>.

㉝ 王缉思:《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页。